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
第十回 得海外雙魚老謀宏遠 草燈前一檄苦心分明

懷祖尚未應聲，門環響處，一人突入說道：「日上三竿，辭鋒未竟，可謂豪於談者。」轉眼又專向懷祖道：「何事傷心，做這般模樣？」懷祖見是張氏，才道：「建威兄只主疏通，若輩將無顧忌，我意終難釋然。但為錢商計，為絲茶商戶計，欲並得若輩之資以經營理想之實業，我又驟無駁辭，以此躊躇，非有所不快，亦非有所傷心。」張氏茫無頭緒，轉問建威，略告大概。又道：「弟所謂疏通者，固將令若輩盡出定單，請罪於我同胞。又以其萬不得已之情，求助於我同胞。而後我同胞令其宣誓，不再續定，並將議辦之實業，勸其自認承辦，不能則自認股份。事事分明，乃取臨期所定者稍與通融，並黏印花發售。其在期後有私定者，則不在此例。既有作用，又非漫無限制，懷祖兄當可無嫌矣。」

張氏搖頭道：「臨期者可通融，後期者亦將希冀，此事似難輕許。惟禍變不遠，大哥所議，為絲茶補救者，必當亟行。

果能如願，以戶為傭，即以商為資本家，不足，再別求贊助，似不必謀之若輩。」懷祖拍手道：「不差。絲商少收絲，茶商少收茶，餘母正可吸集，若輩自作孽不可追。建威兄！菩薩低眉，正不如金剛怒目哩。」建威道：「錢商呢？」

張氏道：「假以貨價為一千萬兩，付定十之三為三百萬兩，此三百萬兩，假以十之五出之本商，其取之錢商者，為百五十萬兩，本商與錢商之往來，自然隨付隨收，倘錢商約計收數將及付數，立時截止，目前當無大害。所可慮者，貨來之後，本商或以周轉滯而無力，或以怨恨深而故延，皆足以資口實，即足以敗大局。然理無並顧，勢難兼謀，只可置之緩議了。」建威低頭不語，繞腹籌思。懷祖道：「我有些腹枵了。」張氏道：

「一夜到今，已過若干時，夏大哥怕也餓哩。」便喊茶房買些點心。

吃畢，建威問懷祖今日有無所事，懷祖道：「弟今日無事，與兄同行。」正待易衣出門，外邊投進一信，封面字跡韶秀，知是去非所寫。去非信如何來的恁快？原來懷祖到滬，曾傳一電通知居址，寄書郵才不致無從投遞。拆開看時，只說父往澳門，母氏平安，別無要話。卻附陳氏所致張氏的信，厚紙實封，好一會才得拆開。另外又有一信，是倫敦留學寄給懷祖的。

先看陳氏信，前面敘些傷離感別，中間祝些健飯加餐，後面方說倫敦同學之來書，及海船船長之意見。關係綦重，飛書馳告，船長在港等候，請大哥裁定速復，張氏隨交懷祖。已將同學的信看了一半，接著看完，神氣間十分躊躇。張氏在旁，一張張也看個明白。懷祖才遞給建威道：「請兄看此信當如何復？」建威看道：

懷祖先生執事：君游東亞，僕留英京，雖今日水有輪舟，陸有汽車，交通之便利，已非古若。然相隔七萬里，一書往復，動淹月日。以視在本島時，晨夕把晤，傾送襟抱，苦樂為何如耶？雖然，丈夫之志，視四方若戶庭，友生親疏，又在精神不在形跡。僕遂日夕以此間為樂，而惟憂學殖不長，負本島諸父老兄弟姊妹殷殷之望，諒君雅人，必默會此旨也。倫敦東亞會，近頃賓宴，以僕輩行將畢業，並招與會，因得與彼中士大夫，縱談時局。知自新地發見，垂三百年，無寸土尺地，得以閉關謝客者，有之，惟非洲漠北窮荒不毛之地而已。無神臯沃壤，得以孤立絕世者，有之，則自我本島始。坐令聰俊之子弟，不得交換智識，以爭雄競長於五洲。珍異之物產，不得貿遷化居，以攬權綱利於六合。吁！可憫焉！

然而海陸氣運，自塞而通，已非人力所能遏抑。

本島雖叢兩土，僕輩先人，結室家，長子孫於此，既有年矣。蒼蒼者天，無故送一陳姊來，又無故遣君與僕輩復出，而見巍巍之宮闕，泱泱之河山，其有意於謀本島之開通者，當可逆睹。僕輩既順天，不敢復逆天，私相聚議，普通卒業後，姊妹四人，將入理化專門學校，兄弟八人，以四之一亦入理化，以四之三專習機械，為回島時伐山通道之備，而於實業所關係者尤重且要。執事規模宏遠，尊夫人識解亦軼儕輩，如不河漢斯言，則目前有一少縱即逝萬不可失之機會，願執事以前島長之資格，為僕輩解決之。

機會為何？則亞洲公司所登《東方時報》之廣告是也。錄如下：

「亞洲公司有載重五千噸以上之商輪六隻，向在大西洋、太平洋、印度洋裝運客貨。倫敦、舊金山、香港及此外著名之巨埠，均有行棧碼頭。茲因本主物故，俟登報日起，隔三月，在倫敦定期拍賣。有欲知詳細情形者，請除禮拜日外，每日上午九句鐘至十一句鐘，下午二句鐘至五句鐘，至本公司取閱圖樣簿冊可也。」

僕輩見近世立國，得海權者強，失海權者弱，海權不獨在兵也，商亦得與其謀。英之所以驟盛而稱為海王者，非獨恃其水師，商船之噸位、之只數、之速率，亦自足以橫絕一世。荷蘭、西班牙之所以驟衰，而屬地幾於盡削者，非獨水軍累敗於英艦不再振之故，其商人冒險之體魄，生利之計畫，亦遠不逮英人。悲哉微乎！僕輩今日始注意亞洲公司之六輪，滄海滴水，大陸點塵，其不足增本島之光榮也明甚。然得此聊以自豪，十年後或且猶有大用。約計各費，至多二百餘萬金，海船累年之贏利，已足以辦。開辦時應備之活本，即以海船並入，支用原有之成本，無待另籌。

僕輩公議甫定，船長適來英京，該公司各埠之情形，粗聞大概，因以此議告之，船長亦欣然稱是。惟請命本島，往返不能應時，慮有遲誤，帥臣將命，當機專斷。執事則僕輩今日之帥也，事之可否，係於執事之一言。祖國繇邈，山川奧曠，執事行跡所至，伏願時彩見聞，托諸尺素，俾僕輩得窺南渡之陳跡，茂宏之風懷，雖甚頑鈍，猶能喜執事之喜，悲執事之悲也。海上風厲，凡百珍衛，不宣。

又另行寫道：附縮繪亞洲公司圖說一紙。

尊夫人、陳姊致聲。

建威閱畢，交還懷祖，問道：「事大時促，兄須速定主意，速寫回書。如決計收買的，弟看信尚嫌遲，非發電報不可。」

懷祖仰首上視，良久未置一詞。

張氏耐不住，先道：「時不可失，機不再來，當急傳電購買。但須擇地立一商船學堂，請本島挑選五六十人來堂肄業，庶幾人材日出，可將船員更換，不至專仰外人，方為長算。」

建威道：「我同種中在公司執業，其材足以司機行輪者未嘗無人，但習其事不知其理，終不能為一船之主。既立公司，學堂卻不可緩的。」懷祖道：「買船不難，立學堂也不難，只是有一極難著手處，非先商定，萬萬不可冒昧。」張氏、建威同問何事。懷祖取過紙筆，連寫了十幾句，張氏默然，建威笑道：

「是復何難？」取過紙筆也寫了十幾句。懷祖與張氏相視而笑道：「無已，且可知是。」

懷祖道：「我意船員能早一日更換自己人，便好一日，英京中諸兄弟，以四之一習機械，以四之二亦入商船學堂，普通已備，自比本島新來者卒業較速。其堂即立於倫敦，凡習理化機械者，每禮拜亦令授課數小時，數年後即不能專掌一船，倘能為副，未嘗不是妙策。」張氏點頭，懷祖將圖說又看了幾遭，對建威道：「弟急於寫書，無暇陪兄出門了。」建威道：「徐園今日有演說會，我且去旁聽，回來再談罷。」

懷祖便先寫了兩封復信，將辦法請同學公商，又寫了一信給船長，請其收點船隻、機器、行棧、碼頭，另致本島一信，請船長將本船交副駕領回島中，裝載學生到倫敦入學，一共四封信，直至下午才畢。

張氏早將陳氏回書寫完，又摘要擬一個密電底稿，請陳氏交船長閱後轉電倫敦。俟懷祖將信封好，夫婦兩人同坐一部馬車，親到郵局分發明白。

晚飯後，又到前數日遊過幾處未曾盡興的園林，徘徊良久，才回棧中。懷祖來尋建威，尚未歸來。直到子初，才聽樓梯履聲橐橐，知是建威來了。懷祖迎到梯邊，建威問道：「電信都發了？」懷祖道是，便隨建威入房。看他除帽脫衣，回身在椅子上坐定，

只是氣憤憤地一言不發。懷祖驚問何事。建威道：

「請大嫂來，有事商量。」

張氏到後，建威才道：「今日留春戲園亦有演說，弟以路近先到，見章程，來賓演說，須先將宗旨告知會員，由其認可，方能上壇。弟知現在拒約分為改良、廢約兩派，與弟見都不相合，又不知會員屬於何派，因往請教，原來也主改良。弟駁之道：「君輩會中以學界為多，商界為少，工界則無一人，工人痛癢利害，姑且不論。單指學生商人，說照原約文義解釋，應在最優相待之列。後來一樣要查冊，一樣要撥回，一樣要關木屋，防疫時一樣要赤身露體，受硫磺的薰洗。並且在學不得兼工，學費必要充足，非本國無此學堂及資格可入高等者不得來美，種種苛待，不但比不上白種，即非洲黑種亦比不上。同種中不但比不上日本，即積弱的高麗也比不上。推原其故，若是約之所致，願君等言改良，若不是約之所致，願君等毋言改良。」

會員轉問弟道：君意將如何？弟道：非廢例不可。此言一出，那知會員中議論紛紛，有的道：是內政不可干預。有的道：「是將牽入國際。有的道：「是夏君把中國看得太高，我輩得此已足，弟再四力辯，會員竟深閉固拒，無一人能信我言。」

「弟因憤然出至徐園。開會及半，弟往謁會長，並與諸會員通問姓名，才知都是南越、東越兩處的人物。海外僑氓，十九是兩處人，合群的公義，又有桑梓的私情，弟心竊喜，我謀庶幾相合，那知只主的廢約。弟駁之道：「禁約有可廢，未始不是上策。無奈前約已經滿期，續約訂而未成，待把什麼來廢。」

君輩既不言改而言廢，眼光自然兼注工人身上，比專為學生商人設想，不自平等，望人平等者，識力自高十倍。就我看來，還是隔靴搔癢，不曾到那好處。」

「會長問道：於君意如何呢？弟道：以我意，當分兩層辦法。內對政府，當求不與外人續約；外對敵國，當求其廢工商部新舊的禁例。一日不如願，我團體一日不解，堅持力爭，以必勝為主。會長道：我輩始謀誠不及此，但問題太大，我輩之力亦不足以及此。會員又道：「既不便與外人直接開談，政府能力薄弱，往求亦無所濟，不必多此一舉罷。弟駁之道：美公使領事，為此事不嘗與商會諸會公談數次麼？既能會談，便可請商會諸公，以此意往告領事，君等求之，政府拒之，其咎自在政府，逆料政府不為我謀，遂不往求，其咎即在君等。若謂非力所及，難道訂約廢約，真君等力之所及？不過政府爭於外，君等合力以助於內。政府有後勁，膽壯則辭可堅，外人見我民氣之不可輕也，易就我範圍，如是而已。會長道：總而言之，問題太大，怕要鬧出事來。謹謝不敏。弟當時氣憤已極，想不問會章不會章，且自上壇發表我的意見，究竟有人贊成沒有？咳！懷祖兄！那知旁聽中竟有些不可思議的議論，倒把我縮住了。」

懷祖道：「如何不可思議哩？」建威道：「有些年長的說，我們鬚眉俱白，這倒是第一回才見。如今世界真正愈出愈奇，有些中年的，說譬如聽說書，有話好聽，有茶如吃，倒又不花錢，管他，借他坐坐，歇歇腳，也是好的。有些少年的道：場上那班人，手舞足蹈，條走條立，賽如在那裡做戲，可惜少了行頭。咳！懷祖兄！弟彼時且悲且憤，魂靈兒像出竅，飄飄蕩蕩，良久才進軀殼，知我中國從此沉淪的了。大踏步出園，便想回棧。忽然得個主意，走了無數路，去做了一件事。」

懷祖問是何事。建威從夾袋中取出一本日記簿，送請張氏去看。張氏看時，見三張六頁，寫滿了學堂的名字、坐落、總理、教習、監起居、庶務員，以及學生等人的姓名，都開載明白。

張氏道：「大哥就調查的這件事？」建威道：「弟三句鐘出徐園，直走到此時呢。」張氏道：「意思想在女界中運動麼？」建威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懷祖道：「女界中的潛勢力，一經湧現，真可推倒一時，只是誰人能去運動呢？」張氏道：「是妾之責。今夜先將大意草張擇日開會的檄文，明日發印，印成後，妾親自逐處分派，有效無效，姑置勿論，盡些責任，也替夏大哥分一半的焦心。」建威大喜道：「請大嫂定稿，我來做磨墨的高力士。」張氏看表上針，指子正兩刻十分，便道：「謝謝大哥。昨宵失眠，今夜須早就寢。妾將檄稿擬就，明早再請教罷。」

起身作辭，同懷祖回房，也請睡下。獨自一人點枝洋蠟燭，想了一回，磨墨吮毫，頃刻已成。及復看過兩回，又改了幾個字，桌上錘聲已敲兩下。倒杯茶，吃了兩塊蛋糕，方始就睡。